

陆绎泓 殷浩等◎编著

原台湾当局「贿赂外交」丑闻录

无可奈何

花是落去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无可奈何花落去

——原台湾当局“贿赂外交”丑闻录

陆绎泓 殷浩等 编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可奈何花落去:原台湾当局“贿赂外交”丑闻录 / 陆绎泓等编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0

ISBN 978 - 7 - 5012 - 3413 - 4

I. 无… II. 陆… III. 对外关系—史料—台湾省 IV. D82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186 号

责任编辑 石 音
责任校对 戴文达
责任出版 赵 玥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无可奈何花落去
——原台湾当局“贿赂外交”丑闻录
Wu Ke Nai He Hua Luo Qu
——Yuan Taiwan Dangju “Huiluwaizhao” Chouwenlu

编 著 陆绎泓 殷 浩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 毫米 1/32 7½ 印张
字 数 18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413 - 4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原台湾当局的“贿赂外交”由来已久，特别在李登辉和陈水扁分别执政后，原台湾当局的“贿赂外交”进入了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际上臭名昭著。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经济进入泡沫发展时代，股市冲向万点，原台湾当局“钱淹脚目”，财大气粗，以为用钱就可以把一切摆平，甚至连“外交”都可以“买”；二是李登辉、陈水扁不仅在岛内，还在国际上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原台湾当局以金钱与美色为手段，在国际上制造了一幕幕贻笑大方的贿赂丑剧。

原台湾当局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为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开展“金钱外交”。从在非洲花钱买“邦交”，到在美国雇用公关公司游说国会；从高层政要出访时一掷千金的“援助”，到大言不惭地声称要以向联合国捐款 10 亿美元“换取进入联合国的门票”、出资 3 亿美元“援助”科索沃，可谓财大气粗，出手不凡，留下一张张令人瞠目结舌的礼金“账单”。在原台湾当局执政者的眼里，有关“外交”的一切都能明码标价。为了在非洲买“邦交”，实施了“能买到一个是一个”的政策，曾开出“价目表”：同意与台湾“建交”的国家，总统可得到 5000 万美元的“好处费”，总理 3000 万美元，外长 2000 万美元，其他部长 500 万美元。这种拿着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搞“台独”的行为，使原台湾当局

在国际上得到了“Mr. Money”的丑号，岛内民众更是对此深恶痛绝，将之称为“凯子外交”（“凯子”是岛内对甘受情人勒索的多金男人的蔑称）、“一夜情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原台湾当局疯狂的“贿赂外交”，给有关国家带来的不是什么“经济繁荣”，而是深重的灾难。台湾的“脏钱”腐蚀了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气，加剧了官员的贪污腐败，老百姓根本没有从中得到实惠，还是像过去一样的贫困。2006年4月，台湾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发生排华骚乱，究其原因，就是原台湾当局长期用金钱支持当地一些声名狼藉的腐败政客，引起当地土著民众的强烈不满，将怒气发泄到所有居住在该岛的中国人身上。

进入21世纪后，祖国大陆的综合实力迅猛发展，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台湾以反共为招牌，以金钱、美女为手段的“贿赂外交”的市场越来越小。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剧从事“台独”分裂活动。陈水扁的亲信，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曾扬言，民进党当局是“台独”不设限，“外交”无死角，活动无限制，经费不封顶，要做到“外交战场处处烽火连天”，让“大陆穷于应付，防不胜防”。

为使“外交战场”处处“烽火连天”，民进党当局在继承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手法的同时，极力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通过多个渠道寻求“外交突破”。

原台湾当局除了惯用的“元首外交”、“经援外交”、“国会外交”、“政党外交”、“过境外交”、“收买外交”、“度假外交”外，还发明了“外劳外交”、“能源外交”、“粮食外交”、“卫生外交”、“环保外交”、“防疫外交”、“夫人外交”、“宗教外交”、“文化外交”、“闯关外交”、“点火外交”、“烽火外交”等12种“外交新套路”，进行“跨洲之旅”、“合作共荣之旅”、“民主友谊之旅”、“关怀之旅”、“破冰之旅”、“睦谊

之旅”、“锡安之旅”和“欣荣之旅”等名目繁多的“出访”。其中“过境外交”、“点火外交”、“夫人外交”成为近年来“烽火外交”的重头戏。“美元外交”则成为长盛不衰的基本手段，只是使用起来力不从心，效果一般，代价过大；“闯关外交”成功率过低。在多种手法中，已经下野的李登辉甘愿充当民进党在国际间推行“台独”的工具，多次到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地进行活动。此外，为扩大影响，民进党当局还动员和利用海外“台独”分子、“台独”组织，在国际上从事当局不便公开进行的“台独外交”活动。

原台湾当局开展“贿赂外交”的机制亦是黑幕重重。从名义上来说，“外交部”是主要机构，它每年以“公开预算”和“机密预算”方式，编列数目不小的援外经费。对“邦交国”的经援多数编列在公开预算中，不公开的主要以“国际事务活动”及“对外贷款利息差额补贴”等项目编列。但“外交部”在“金钱外交”中出钱并不多，它一年全部的预算才占“国防预算”的1/10强。这个缺口由台湾其他部门填上。例如，前几年曝光的“刘冠军案”，揭开了台湾情治系统在幕后以非法手段收买目标国政要的情况。除广为人知的“明德专案”拉拢美国、日本高官外，直接与“外交”相关的还包括由“国安局”出资1100万美元，游说非洲某国执政党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经济部”、“财政部”等机构基本上通过提供政策性优惠、或配合当局的要求提供银行信贷等，对目标国投资、建立加工区，并经常直接提供借款。台湾“国防部”则以“军购”、“军事合作”等方式，推动“军事外交”。甚至连台湾“教育部”、“农委会”、“卫生署”等部门也卷进了“金钱外交”。

陈水扁当局虽然花样翻新，本质上依然在走“贿赂外交”的老路子，碰的钉子不比李登辉时代少。大搞“显性台独”的民进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不受欢迎的程度比李登辉时代更甚。

有一组数字即为明证。至 2007 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国达到 171 个，包括了世界上全部的重要国家，而与中国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 23 个，其中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只有 2 个国家，人口不足 10 万的有 7 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00 亿美元的只有 4 个国家，不足 10 亿美元的有 13 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有 7 个。而且，这些台湾的“邦交国”近年来与大陆发展关系的意愿亦有日益增强之势。面对“外交困局”，台湾岛内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呼吁原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放弃在国际上推行分裂路线，与大陆缓和与改善关系，但陈水扁当局对此充耳不闻。

金钱不能买到一切。这不仅是适用于人生的常理，也是几千年的国际风云变幻中被屡次证明了的铁律。原台湾当局的“贿赂外交”史，就是一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中国的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就能与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在国际社会享受到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誉。



前 言	3
第一章 “法郎提款机” ——拉法耶特舰巨额回扣案	1
第二章 价值 100 亿美元的真实谎言 ——台湾与马其顿“建交”、“断交”记	65
第三章 极尽讨好之能事 ——台湾“外交”中的“性因素”	92
第四章 李登辉的“私房钱” ——台湾贿赂美、日政要记	102
第五章 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凯子外交”面面观	127
第六章 床头金尽佳人去 ——民进党政权的“金钱外交”	174



“法郎提款机”

——拉法耶特舰巨额回扣案

碧海浮尸

1993年12月10日，傍晚时分，一名肩佩中校军衔的台湾海军军官匆匆搭乘一架军用直升机，在台湾海军的台东指挥部（又名“海军中正基地”）落地后，用公文包遮住大半个脸，一溜烟钻进了等候在停机坪的一辆挂着台海军牌照的三菱越野车，直奔苏澳荣民医院的停尸间。

在阴森森的太平间里，靠北的墙根排放着硕大的尸柜。这名军官命令院方人员拉出其中的一只大抽屉，手里捻着一根用来驱除尸臭的线香，在仔细观看了尸体后，立即登车离去。

这具受到台湾军方格外关注的浮尸，是当地（宜兰县）渔民在苏澳港的外海打捞上来的。这是一位身材壮硕的中年男人的尸体。

与此同时，位于台北大直的台湾海军总部（以下简称“海总”）负责对外采购武器的“武器获得管理室”（以下简称“武获室”）主任李昆少将桌上的一部保密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在电话线的那端，传来了一个急切的声音：

“报告长官！找着了，就是他。”

“你能确定？能确定吗？”李昆连续问了两遍。

“请长官放心，是我在太平间里亲眼验看的，不会有错！”

“好，你辛苦了！”李昆放下听筒，将手伸向办公桌上的另一部蓝色的电话机，这是他与台湾“海军司令”庄铭耀的直线电话。

“报告庄司令，尹清枫的尸体找着了。”



惨遭灭口的“拉法耶特舰”弊案见证人尹清枫。

浮尸在宜兰被捞起来的那天晚上九点，在冷意袭人的冬夜，太平间外来了一批理着小平头、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人频频以手机联络中正基地。

这批人分乘两部厢型车，一部没有车牌，一部挂着“军”字打头的八位数的车牌照，车种类类似台湾海军专用的0.75吨工程车。这批人企图冒充死者家属向院方领尸，但因行迹太可

疑，遭到院方的严词拒绝。

第二天，12月11日早晨，有一名穿便装的人士，带着台湾“国防部”盖章的公文，再度向医院管理人员要求领出尸

体。早有警惕的院方，这次便以无名尸体须先由宜兰警方查验为名，再次拒绝了这名军人的要求。

在三番五次冒领尸体未遂后，怪事发生了。

隔天周末，下午一点，宜兰县警方派法医到苏澳荣民医院验尸。这位名叫尹清枫的死者，头部被置于一只中空的软垫上，胡子刮得精光，脸部异常洁净，丝毫没有溺死者满身污秽、胡子拉碴的样子。

当负责验尸的董姓法医“哗”地一下拉开盖在尸体身上的白布，死者家属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

已经永远无法言语的尹清枫躺在冰冷的不锈钢验尸台上，躯体壮硕如昔，外观看不出异样，但尸色却极不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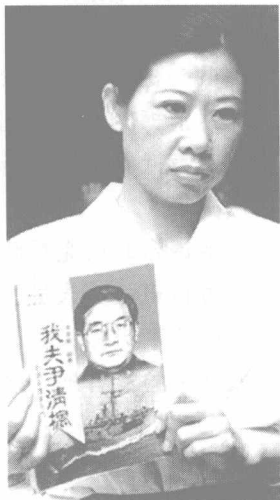
他的脸部肤色很正常，但肩膀和两只手臂却泛着淡红，躯干呈现一层淡红色的条纹状，直至双腿。腹部更令人纳闷儿。前腹与后腰被一整片细沙粒裹着，铺得圆滚光滑，法医翻动时也不会掉落。也就是说，尹清枫的尸体在送验前，已被不明人士化妆成了一条粉彩色的“热带鱼”。

死者家属们很快又发现，宜兰警察局的法医验尸奇快，就像应付交差似的。那位董姓法医只是草草地摸了一下死者的后脑勺：

“嗯，是完好的，”表示没问题。然后，他又将尸体翻了两下，对在场的警方人员说：“没有什么外伤，是生前落水。”

“那肚子上怎么会裹着细沙？”家属们不禁质问。

“你们这些家属，明明是自杀，



尹清枫的遗孀李美葵。

偏偏要闹，好向军方要钱！”

在场的台湾海军军事检察官吴荣章突然对家属发作道。

在这当儿，尹清枫的生前同事，海军武获室副执行长黄广山把家属拉到角落交代说：“你们消消气，外头记者多，不要闹得让他们知道了尹上校的身份。”

当天晚上，尹清枫的遗体被运回台北三军总医院，庄铭耀派他的随员室主任陈禄会上校去祭拜，武获室主任李昆少将陪同。这位陈上校在上香时口中念念有词：

“尹清枫你好傻！为什么要畏罪自杀！”

尹清枫的遗孀李美葵听到“畏罪”二字，惊讶地抬头看了这人一眼。她心想：我丈夫明明是无端而死，这个人说的话有问题！

李美葵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万一海军“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将丈夫的死以自杀处理，案子恐怕就会被“做掉”，便赶紧与家人商议，最后让自己的小叔子到台北市宪兵队以“他杀”正式报案。

这一报案不打紧，它却在无意中揭开了台湾当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贿赂外交”丑闻的盖子。

尹清枫，这位受到台湾军方高度关注的死者，生前是台湾海军总部武获室的执行长，是一位在上校位置上干了十多年的资深军人。

话说台北市宪兵队接到尹家报案后，立即下公文责成宜兰县警方传讯相关人员。结果，发现浮尸者提供的情况，与董姓法医的论断大相径庭。这位淳朴的台东渔民明确无误地告诉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柯士斌：

“尸体捞上来时，（死者）水吃得不多，有吐血，前面裤裆被撕破了一大段，（是）给人家杀的啦！”

柯士斌一听，便知案情不寻常，立即抓起电话通知台北三军总医院的太平间，命令院方留下死者所有的衣物。同时，柯

士斌密集传讯了尹清枫丧命前最后接触到的司机、秘书和部属，通过这些人的口供，描绘出了这位老上校在人世间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活动轨迹：

12月9日那天早晨，尹清枫离开海总后，准备去台北亚都饭店，找德国船厂代表涂太太谈事情。车子开到大直桥后遇见堵车。这时候，尹清枫变得十分烦躁，不断叫司机兵改变路线。与此同时，车上高级军官配备的车载电话响起，部属郭力恒上校来电。尹清枫听完电话便要司机改赴内湖“来来豆浆店”。当车子在店门口对面等红绿灯时，他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横穿马路走过去。等司机兵几分钟后开车到豆浆店时，尹清枫已失去了踪影。

柯士斌听完了供词后，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再加上家属也不同意以自杀结案，遂按司法程序，决定对尹清枫进行尸体解剖。为此，他请来了台湾警政署首席刑事法医杨日松博士主刀。

一周后，即案发后的第九天，尸检开始。这时，嗅觉灵敏的台湾新闻媒体已经闻到了这件案子的“血腥味”，各大报纸都认为，一名经手过数十亿元军购的军官无故而死，必有惊天内幕。一时间，台北三军总医院的验尸间外挤满了记者。

在验尸台旁，杨日松按标准的尸检程序，从死者的头部开始摸起。只见他伸出双手刚一触摸，便突然“嗯”了一声：“后脑是不完整的！”他摸到尹清枫的后脑勺是软软的，脑骨部分塌陷，是典型的被重物猛击过的症状。

接着白布一掀开，只见死者遍体鳞伤，竟然和宜兰那天所见截然不同。家属们看到这般惨状，顿时哭声一片。

接着，杨日松熟练地剪开尹清枫的头皮，赫然在死者颅骨上发现三处重击伤。此外，死者的四肢淤青密布，先前裹在腹部的细沙子不见了，左腹上凸出一块六角形肿胀伤，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台制“四〇”式手枪枪托底的形状，这是凶手猛力击打死者的肚子形成的。众人恍然大悟，原来他

的尸体在宜兰曾被人做过手脚。

一个小时后，杨日松向记者们宣布，尹清枫死于他杀，系被打死后丢入水里。他进一步指出，以死者一米八〇的魁梧身材，凶手应该不止一个人。

杨日松还向记者披露，尹清枫的致命伤，除了后脑那三处击伤外，颈部喉结处还有一处。该处被人用空手道重重劈了下去，喉咙软骨都断了。这种杀人方法叫“手刀”，是台湾军队里普遍传授的美式近身格斗技法。此外，死者的手臂曾遭押解式反扣，左手腕留下很深的指痕，陷进肉里。

“肯定是老手干的！”杨日松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

第二天，台湾的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了“尹清枫命案”。媒体以“抢新闻”的狂热，高度注目此案。

这下，极力想对尹案捂盖子的海军便坐不住了。但由台警察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随即发觉，海军成立的“专案处理小组”早在尹清枫尸体解剖前的九天期间，已完成许多“善后工作”，包括布置自杀假象，搜走尹清枫办公室的资料、私人物品等，只留下几条精心设计过的“线索”，案情已被搅得混沌不清。

在调查人员到尹清枫的办公地点察看时，他们发现死者的办公桌上摆了一长串酒瓶，抽屉内放着已经打开的避孕套，海军方面的人员不停地对警方说尹清枫有女人，还欠赌债。为了让警方相信，军方人员还拿出了七八张尹清枫的“情人”照片。警方回去一查，发现照片确有其人，但在循线找到相片中的女人后，这几位女性却都莫名其妙，纷纷表示根本不认识尹清枫这个人。

自杀说被揭穿后，台湾海军正式面对缉凶的压力。而台各界对凶案发生的武荻室的一切，无不感到好奇。

台湾海军总部的武荻室，是专门负责对外军购规划的单位，设有少将主任一名，少将副主任兼执行长一名。执行长是

台对外军购业务的执行负责人，平常所审阅的经费动辄几十亿元（新台币，下同），职权的重要性非常高，是各路军火商需下工夫拉拢的首要对象。尹清枫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台军大幅淘汰旧武器，购进新武器的阶段，海、陆、空三军的武获室都大忙特忙。由于军火交易的利润相当惊人，竞争激烈，不少现役军官常与岛内外军火商暗中串通，运作军品代理，收取大笔佣金。

尹清枫毕业于台湾“中正理工学院”，是造船专业的硕士，27岁便当上高雄海军造械厂的总工程师，在台海军圈子里颇有名气。但在40岁那年升至上校后，便遇到瓶颈，十几年升不上去。1992年，心灰意冷的尹清枫决定退伍。在这个时候，新任台海军“总司令”庄铭耀提拔了他。

原来，庄铭耀在当“国防部副部长”时，有一次去美国出差，由尹清枫陪同。为了替“长官”做简报，尹清枫每天三更半夜起来准备资料，给庄铭耀留下深刻印象。庄铭耀执掌海军后，急于培养自己的班底，特意慰留尹清枫，并将他提升为海军武获室执行长，允诺在两年后让其当上少将。但庄铭耀没想到的是，这一人事安排却把尹清枫推进了火坑。

尹清枫空降到武获室后，在这个台湾军中肥得流油的单位里，原既得利益者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担心尹清枫一旦坐稳执行长的位置，将来很可能直升主任，如此一来许多军购代理的利益将面临失控，各系统势必重新洗牌。所以，尹清枫担任新职不久，武获室即有一股力量极力阻拦他升少将。

在编制不到50人的台湾海军武获室里，山头林立。按照所效劳的军火商的国籍，军官们分为“美国帮”、“德国帮”、“法国帮”和“意大利帮”等，依照各自毕业的学校，又分为“海官派”（海军军官学校）与“中正派”（中正理工学院）。这些帮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勾心斗角，相互拆台。按毕业学校，尹清枫应属“中正派”，但他为人耿介，什么帮派也不

参加。在担任执行长后，“海官派”一直想把他拉下水。该派“帮主”刘枢曾在中秋月饼礼盒里放入500万元，试图行贿，被尹清枫退回。

在购武决策上，尹清枫只以武器性能的好坏定曲直，这样就得罪了武获室所有的帮派。在尹清枫即将升少将的前两个月，各种控告他有腐败、不法行为的匿名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庄铭耀，有的直接寄到了“总统府”。在各方压力下，奉行官场明哲保身原则的庄铭耀，开始在提尹清枫当少将的问题上犹豫了。

眼看将到手的将军头衔要飞，为了升官而一直拼命工作的尹清枫，心情坏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件棘手的军购协调工作，终于使他长期累积的郁闷、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

这是一宗台湾海军从德国采购猎雷舰零件的合同。

1991年，台湾向德国采购了4艘猎雷舰，后来零配件进口发生困难。在德国一家LL公司出面帮忙后，问题解决了。为感谢LL公司的斡旋，台湾海军与该公司签下为期10年的采购协定，由公司供应后续零配件。但台湾军方在履约两年后，突然变卦，转向其他德国军火商采购。被耍弄的LL公司咽不下这口气，找了一位姓涂的华裔德国人来台湾代为交涉。

这位被国际军火界称为“涂太太”的中年女人来头不小，其父是台湾“公卖局”在德国的总代理，她11岁就移民德国，成年后专做军火生意。在尔虞我诈的国际军火界，她做生意以强悍、冷静著称，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硬是在这个传统上由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涂太太自小归化德国，但对台湾军界的内情却了如指掌，在此之前就与台湾陆军做成了好几笔生意。她对台湾对外军购中的各种黑幕十分清楚，在与台湾军方谈生意时，习惯先搜集一些军购弊案的资料。

涂太太飞抵台北后，消息灵通的她，很快就查出在猎雷舰



配备了“企鹅”水下遥控除雷系统的台军扫雷舰。这是引发尹清枫命案的导火线。

案上捣鬼的是以军火商张济（台湾海军退役将领）及尹清枫的下属、海军武获室“后勤保障组”组长郭力恒中校为代表的“海官派”。

在猎雷舰问题上，当初与 LL 公司签订十年采购合约的是以军火商刘枢（台湾海军退役将领）为首的“中正帮”，这张合同的采购金额达 1000 万美元，其中的油水不言而喻。看到“中正帮”吃肉喝汤，“海官派”自然不愿落到只能在一边咽口水的地步。经过一年多用大把大把银子上下打点的紧张活动，张济、郭力恒代理的德国 STN 公司半道杀出，硬生生地从 LL 公司手上抢走了合同。

涂太太深知“擒贼先擒王”的规律，对张济、郭力恒的捣蛋，她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找郭力恒的顶头上司尹清枫解决。这一下，她在无形中把在武获室无帮无派的尹清枫置于受夹板气的地位。

要解决 LL 公司的关切，尹清枫只能在“中正帮”与“海官派”间协调，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尹清枫建议将采购合同